

ERSHISIJIZHONGGUOZHUMINGZUOJIASANEANJINGDIAN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主编 / 季羡林



书的梦

孙犁 • 吉林摄影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书的梦

孙犁 著

吉林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 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季羨林, 谷向阳主编.
长春: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03.3

ISBN 7-80606-247-5

I. 20… II. ①季…②谷…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1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28483 号

20 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书的梦 孙犁 著

责任编辑: 王保华

封面设计: 龙震海

开本: 787×1092 毫米

32 开 486.75 印张

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2003 年 3 月 1 版第 1 次印刷

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印数: 1-30000 套

ISBN 7-80606-247-5/1·20

全套 100 册

定价: 998.00 元

编 委 会

主 编：季羨林

执行主编：谷向阳 朱晓东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江 力 闫成忠

李玉洁 何慧芹

李 颖 吴 波

何 开 黄际斌

总 策 划：王保华

作者小传

【孙犁】（1913～ ）原名孙树勋，河北安平人。在家乡上完小学后考入保安育德中学。毕业后为谋生到北京，在市政机关和小学校当过职员。1936年到白洋淀教小学。1938年参加抗日战争，在晋察冀根据地工作。先后在冀中抗战学院、华北联大、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在晋察冀通讯社、《晋察冀日报》、晋察冀边区文联从事编辑、记者等工作。解放后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作协天津分会副主席。解放前和解放初的创作结集为《白洋淀纪事》（1958），是作者最负盛名和最能代表他的创作风格的一部小说和散文合集。1956年以后著有散文集《津门小集》。1977年后结集的散文集有：《晚华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79）、《秀露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澹定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耕堂杂录》（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尺泽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耕堂散文》（花城出版社1982）、《书林秋草》（三联书店，1983）、《老荒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耕堂序跋》（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等。

孙犁早期散文，主要反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

国初期，冀中平原和冀西山区一带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战争、土地改革、劳动生产、互助合作以及移风易俗的生活情景。作品如初日芙蓉，映现出时代和社会的历史风俗画面，形象鲜明，色彩明丽，风格隽永，具有诗情画意之美。作品如象牙微雕，构思精巧，往往抓住一个事物最重要部分，强调它，突出它，更多地提出并用重笔调写它，使之鲜明凸现，发射光亮，照人眼目。从而达到质朴、单纯和完整的统一。即使写的只是生活中一个小小的环节，也能让读者通过它抓住整个的链条，看到全面的生活。孙犁散文常以理取胜，生活哲理与艺术图画交融一体，言近旨远，味浓格高，具有理性美。孙犁散文的语言，淡如水，浓如酒，有着自然的节奏和韵律，又有浓郁的抒情性。写景状物，叙事抒情；人物对话，生动含蓄，朴素精炼：耐火品味。孙犁近年散文更追求质朴真实。情感表现有节制，故强烈、有度；很净化，故美丽、精纯。由于思想感情益见深沉，加上艺术技巧圆熟精进，因而散文风格有明显发展；在清丽中显示出深沉，在柔美中表现出刚劲。

目 录

作者小传	(1)
织席记	(1)
采蒲台的苇	(4)
王香菊	(6)
黄鹂	(10)
石子	(14)
清明随笔	(18)
远的怀念	(25)
关于散文 (代序)	(29)
文字生涯	(35)
《红楼梦》杂说	(42)
书的梦	(46)
书衣文录 (五则)	(53)
致铁凝信 (两封)	(57)
谈美	(61)
贾平凹散文集序	(69)
芸斋梦余	(72)
火炉	(76)

织席记

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从南几县走过来，在蠡县、高阳，到处是防线、织布。每逢集日，寒冷的早晨，大街上还冷冷清清的时候，那线子市里已经挤满了妇女。她们怀抱着一集纺好的线子，从家里赶来，霜雪粘在她们头发上。她们挤在那里，急急卖出自己的线子，买回棉花；赚下的钱，再买些吃食零用，就又匆匆忙忙家去了。回家路上的太阳才融化了她们头上的霜雪。

到端村，集日那天，我先到了席市上。这和高、蠡一带的线子市，真是异曲同工。妇女们从家里把席一捆捆背来，并排放下，她们对于卖出成品，也是那么急迫，甚至有很多老太太，在乞求似的招唤着席贩子：“看我这个来呀，你过来呀！”

她们是急于卖出席，再到苇市去买苇。这样，今天她就可解好苇，甚至轧出眉子，好赶制下集的席。时间就是衣食，劳动是紧张的，她们的热情的希望永远在劳动里旋转着。

在集市里充满热情的叫喊、争论。而解苇，轧眉子，则多在清晨和月夜进行。在这里，几乎每个妇女都参加了

淀就没有鸭子了！”

她们是绝处逢生，对敌人的仇恨长在。对民主政府扶植苇席业，也分外感激。公家商店高价收买席子，并代她们开辟销路，她们的收获很大。

生活上的最大变化，还是去年分得了苇田。过去，端村街上，只有几家地主有苇。他们可以高价卖苇，贱价收席，践踏着人民的劳动。每逢春天，穷人流血流汗帮地主去上泥，因此他家的苇子才长的那么高。可是到了年关，穷人过不去，二百户穷人，到地主家哀告，过了好半天，才看见在钱板上端出短短的两戳铜子来。她们常常提说这件事！她们对地主的剥削的仇恨长在。这样，对于今天的光景，就特别珍重。

1946年

采蒲台的苇

我到了白洋淀，第一个印象，是水养活了苇草，人们依靠苇生活。这里到处是苇，人和苇结合的是那么紧。人好像寄生在苇里的鸟儿，整天不停的在苇里穿来穿去。

我渐渐知道，苇也因为性质的软硬、坚固和脆弱，各有各的用途。共中大白皮和大头栽因为色白、高人，多用来织小花边的炕席；正草因为有骨性，则多有来铺房、填房碱；白毛子只有漂亮的外形，却只能当柴烧；假皮织篮捉鱼用。

我来的早，淀里的凌还没有完全融化。苇子的根还埋在冰冷的泥里，看不见大苇形成的海。我走在淀边上，想象假如是五月，那会是苇的世界。

在村里是一垛垛打下来的苇，它们柔顺的在妇女们的手里翻动。远处的炮声还不断传来，人民的创伤并没有完全平复。关于苇塘，就不只是一种风景，它充满火药的气息，和无数英雄的血液的记忆。如果单纯是苇，如果单纯是好看，那就不成为冀中的名胜。

这里的英雄事迹很多，不能一一记述。每一片苇塘，都有英雄的传说。敌人的炮火，曾经摧残它们，它们无数

次被火烧光；人民的血液保持了它们的清白。

最好的苇出在采蒲台。一次，在采蒲台，十几个干部和全村男女被敌人包围。那是冬天，人们被围在冰上，面对着等待收割的大苇塘。

敌人妻搜。干部们有的带着枪，认为是最后战斗流血的时候到来了。妇女们却偷偷的把怀里的孩子递过去，告诉他们把枪枝插在孩子的裤挡里。查的时候，干部又顺手把孩子递给女人……十二个女人不约而同的这样做了。仇恨是一个，爱是一个，智慧是一个。

枪掩护过去了，闯过了一关。这时，一个四十多岁的人，从苇塘打苇回来。被敌人捉住。敌人问他：“你是八路？”“不是！”“你村里有干部？”“没有！”敌人砍断他半边脖子，又问：“你的八路！”他歪着头，血流在胸膛上，说：“不是！”“你村的八路大大的！”“没有！”

妇女们忍不住，她们一齐沙着嗓子喊：“没有！没有！”

敌人杀死他，他倒冰上。血冻结了，血是坚定的，死是刚强！

“没有！没有！”

这声音将永远响在苇塘附近，永远响在白洋淀人民的耳朵旁边，甚至应该一代代传给我们的子孙。永远记住这两句简短有力的话吧！

1946年

王 香 菊

那天晚上，小高同志带我去访问郭兰瑞。这个十八岁的姑娘，组织起几十个贫农妇女，当选了贫农代表。郭兰瑞不在家，我和小高坐在院里床上说话。过来一个十六七的姑娘，抱着孩子，坐在小高身边静静的听着。小高说：

“你问香菊，她和郭兰瑞是好姐妹，她知道的顶详细。”

香菊只是笑了笑，就轻轻扭过了头。小高又说：

“你看，这是不敢说话！怎么着到大会上去诉苦呢？”

香菊才说她和兰瑞从小就在一块，热天，两个人去拾麦子，分着吃一块糠饼子，用一个小铁罐喝水，躺在一颗树下面歇凉。等到大些了，就对着脸浇园，合伙拉耢子……种种的情形，说话的声音很动听。

第二天晚上，小高领导她们开小组会，我又去参加了。香菊浇了一天园，喝冷水吃剩饭病了，躺在床上直想吐，但她还是一直督促引导着她到一个小组开会，不肯休息。她笑着说：

“什么叫休息？有病是小事，趴一会就好了，翻身才是大事。”

我在这边说了几句话，她说喊：“说大点声，叫我也听听啊！”

小高同志介绍我到香菊家吃饭，我才第一次在白天看见香菊。她壮实、天真，对人亲热，好脸红。香菊家是贫农，每天很早一家子就到地里浇园去了。香菊回来时，抱着一捆菜，头发和上衣总是精湿。她蹲在桌子旁边，望着饭不吃，她说浇起园来，就光想喝水，不想吃饭。一顿饭过后，母亲催促，她就又背起那又大又黑的铁水斗走了。

晚上，她蹲在黑影里吃了那白天剩下来，怕放坏了的硬饼子，把新饭让给小弟妹们吃。

村里酝酿着斗争。田地里是那么酷旱，庄稼正待秀穗，老百姓说这叫“卡脖子旱”。黄昏，西边天一抹红，香菊还在那里浇园：这种劳动是那么吃力和没有止境，庄稼缺水永远不会满足。刚刚十七岁的女孩子运动全身的气力，才能从事这种劳作。可是从她劳动的精神上看，那充实的精力就像这永无止境的水泉，永无止境的热汗，永无止境的希望。她从十三岁上就浇园了。为什么我们不能有一架水车，把这女孩子代替？

知道要斗争了，地主的水车都放在家里，叫大井闲着，叫庄稼旱着。香菊她们想到水车，应该比我迫切。最盼望下雨，最焦急的等待那天边的风云雷闪的，自然是这些流着汗浇园的姑娘们。她们提出来：先斗水车！

每天香菊浇园回来，连说话和笑的力气都没有了。可是一吃过晚饭，她就抖着精神去集合她的小组。大街上，她走在组员的前面，好像一个军官。

小组诉苦的时候，她第一个诉说：她，夏天，被夺去了拾的麦穗；秋天，被夺去了拾的棉花。她不敢在地主的地头地边走过，她不敢走过地主的大门，害怕那些闺阁小姐们耻笑她的褴褛和寒碜。

这姑娘甚至没有诉说，在这十七年，她那年幼的身体，怎样被太阳曝晒，怎样被热汗蒸腾，被风雨吹打，被饥饿消耗；她没诉说劳动的苦处，她只是诉说一个女孩子心灵上受过的委屈。

翻身的过程，特别值得珍贵，它打下了这姑娘翻身的真实基础。这些日子，在香菊身上，表现了一连串疾风暴雨的进步。她从不敢说话到敢说、敢喊，从好脸红到能说服别人和推动组织。在诉苦大会斗争大会上，香菊小组总是坐在全村妇女的前面，香菊就坐在小组的前面。她在全村妇女中，并不是最突出的一个，但她是一个实际的领袖。

斗争以后，香菊挺着胸脯，走回家来。她又走过了地主家的现在已经被民兵看守的大梢门。怀着胜利的心情，她第一次到那些闺阁小姐们的住处去看了看，到底和自己家的上甃小屋有哪些不同。小姐们正坐在门外啼哭，可是在今天以前，她们是命定上车要老婆搀扶，生了孩子要老妈子抱养的；她们没到过田野一步，就是在法庭里，太阳也晒不到她们脸上。她们耻笑过劳动的妇女，现在劳动的妇女要把她们驱逐到田野里去。

香菊说：明天早上，就用斗争出来的水车去浇地。香菊值得尊敬，斗争以后，她更加重视劳动了。分配果

实，别的姑娘们喜爱那些花红柳绿的布匹，去充实自己的嫁奁；香菊特别喜爱的是那些能帮助她劳动的衣具，来充实自己的远大的希望。

1948年

香菊